

新編戲曲

《一文錢》

(改編自明雜劇徐復祚《一文錢》)

人物：盧至、
盧子、
東門乞丐、
其他乞丐（西、南、北門）、
盧夫人、
萬安（盧府家僕）、
芝麻小販。
（依出場序排列）

楔子

【舞台分左右，左邊是破廟四乞丐的聚會；右邊是盧府但是只有人影從後方的窗子中顯現。】

【右舞臺燈亮，盧府。先是一小人影出現作偷吃東西狀，接著出現一個大人影。此時只有人聲和影子。】

盧至：何人在此？好啊！竟然是你這小子在這兒偷吃東西，看我怎麼教訓你！

【右舞臺燈暗】

【西門乞丐先出聲，左舞臺燈亮，破廟。】

西門乞丐：唉呀～疼..疼..疼...死俺了叻！

北門乞丐：哼，誰管你這小兒不老實，敢偷吃本大爺的肥雞？看我把你掐成個大豬頭，一會兒拿來貢神佛！

西門乞丐：哎呀～疼阿～

東門乞丐：二位兄弟別傷了和氣吶，盛逢阿蘭盆會，咱們東南西北四個城門的乞丐頭兒難得齊聚一堂，應該痛痛快快地吃它一頓，何必爲了這點東西鬧得這副德性哩！

（西、北門乞丐一邊打鬧，一邊聚到東、南門身旁。）

南門乞丐：東門大哥說的有理阿，來來來，大家喫酒，喫酒！

東門乞丐：光喫悶酒不快活。大家行一令如何？

西門乞丐：行酒令，令酒行，座上小兒我最行。不如我們四人各要說城中一個富

貴人。東門只說東門，北門只說北門，不許攙越。若說得不富貴，就罰他酒！

眾：好啊！

東門乞丐：那我東門先來。東門有個富貴者，喚叫盧員外。他的住宅呵！

（唱）可與王都來稱名，
龍鳳脊，瓦如碧，飛簷各次鱗。
雕梁上，展青雲，
窗櫺邊，花璫俊，
恍疑是蓬萊境，只得那神仙隱。

南門乞丐：我南門富貴人也有，怎比得盧員外？也是盧員外罷了。這南門城內城外，方圓百里，都是他田庄。

（唱）他的田畝連阡陌，
千戶家，田中作，
經春秋，稼禾多。
饒你是太倉粟陳車滿過，
怎比得他千倉萬廩經年馱？

西、北門乞丐：我們西、北門也是盧員外呵。

（唸）他家典鋪多，多在西、北二城門。
隋代珠，和氏玉、盡是庫裡存，
更有白金黃銀數不盡，
人人欲求潤，家家望有恩。
說是財星天上來，凡人中間混，中間混！

南門乞丐：哎呀，這東南西北門盡是盧員外，誰該罰酒？

東門乞丐：哈哈，通通免罰。來！大家喫一碗。（大家敬酒）

西門乞丐：說到這盧員外....（看東門乞丐）東門哥哥，你跟他呀，不都長同個模樣嘛？怎麼人家在天，你卻在地...

東門乞丐：甬提了！全天下只知道這盧員外，怎麼還有個東門小乞丐？

南門乞丐：是員外、是乞丐，不全在你這張臉了嗎？哎呀...不知道咱們東門頭兒什麼時候也能當個老爺，發大財，照顧照顧大家！

西、北門乞丐：沒錯，沒錯。當老爺，發大財。

東門乞丐：當老爺...當老爺...（第二句顯得有點得意，但隨即回到現實）（放下碗）別...別說這傻話了，大夥又不是不曉得，這盧員外他呀...

【燈暗】

第一場

【舞台不分左右，此場全以盧府大廳為主。】

【燈亮，盧子跪在地上啜泣，盧至生氣地坐在客廳的椅子上。】

盧至：嘖嘖...我倒養起小老鼠來了阿？竟敢偷吃要拿去發賣的李子！你可知道，這一個李子就是一箇錢，這一箇錢就管府裡上上下下這麼多人身上穿的，嘴裡吃的。今兒個你偷吃了一顆，我看吶，就拿你一頓餐來罰！

盧子：爹爹，孩兒不是故意的，孩兒（大聲）....只是餓阿（接觸到父親的眼睛轉小聲）...

盧至：還回嘴，今天我做老子的如果不教你什麼是是非對錯，日後恐怕是害了你。萬安，拿家法來！

盧子：（哭）孩兒不敢了，孩兒不敢了，爹爹原諒阿～

萬安：老爺這....

盧至：（怒瞪）

萬安：是。

老爺，家法在此。

盧至：（拿起家法正要往盧子身上打。）

盧夫人：且慢！

盧子、萬安：娘！

夫人！

盧夫人：相公呀！

(唱) 你富比王公，財如山，還少那一件？
卻是這等無日無夜，計算連連。
說是不許府上將那餐食殄，
只許人日腹二合米來填，
員外呀，請你睜大眼，
妻兒老小個個飢黃面，
怎怪你孩兒對紅李涎？
況又不拚得穿錦棉，
日日遭凍餒，夜夜難以眠，
腹虛身顫心更寒，
萬金家資有何用？未及消受命已斷。

盧至：那飢寒小事何足講，常言道：惜糞如金家始昌。

盧子：娘，孩兒餓得慌了。

盧夫人：相公，你聽見嗎？

(唱) 那嗷嗷黃口斷飢腸，
你百萬粟陳貯別倉。
便分升斗、活兒娘，
也是你前生欠下妻孥帳，
今世須當剝肉償。

盧至：古人說得好：家有千萬，小處不可不算。

盧夫人：(唱) 算得好，算得好！只怕你妻兒老小全餓倒。

盧至：從來財命兩相當，既然入手寧輕放，有日須思沒日糧。

盧夫人：我好意相勸，你一字不聽。奴家餓死事小，只怕餓死了你孩兒！

萬安：是啊，老爺，還有我們當奴才的，吃不飽又穿不暖的，這又怎能盡心力為老爺積財富呢！

盧子：爹爹呀！

盧至：這這這…

(唱) 我這裡苦心將財攔，

他那裡咄咄逼人把錢散，
怎曉得、來路辛苦、步步艱難，
哎呀！

莫非是、眾親叛、暗裡機算，
欲將我、激病身、再將錢財搬，
說什麼員外請你睜眼看，
眼前卻盡是假意面，
待我將家法嚴懲辦，
看誰有熊心豹子膽？

孩兒今日犯錯，杖罰可免，但罰你不得吃午膳！

盧子：爹爹呀！

盧至：這府內定規照舊，哪個敢多嘴、多事，就別怪我心狠！

夫人、萬安：相公！
老爺！

盧至：住了你們的嘴！財便是命，命便是財，你們哪個要了我的財，就是要我的命！通通下去吧。

（眾人欲再相勸，卻欲言又止。）

盧至：下去阿！

【眾人下】

盧至：這前守後守，左防右防，卻是家財難守，家賊難防！可不叫人心煩嗎？哎呀，話說這幾日不正逢阿蘭盆會嗎？且讓我到處走走看看，看看走走，說不定能撿到些什麼便宜！（看地上）呀，前面地上甚麼東西？（拾起來看，笑）可不是造化？剛說了嘴，倒應了嘴，還真撿到一箇好錢。快活快活！（又看又笑）我且藏過了。倘或掉的人來撞見，被他認了去，不是當要的。（做藏介）且住！藏在那裏好？藏在襪桶裏，我的襪又是沒底的。藏在巾兒裏，巾上又有許多窟籠，藏在袖子裏，恐怕洒掉了…（看花瓶）喔！這兒好這兒好！

【此時盧至腦中接連出現萬安、夫人和兒子的聲音】

（萬安：老爺～這花瓶髒了，奴才將它清理清理！）

盧至：（驚）不行，這裡不成，只怕萬安發現將錢藏了去！（找）喔！這裡好，這裡好！（指桌腳下）

（盧子：球～我的球～爹爹，你有看見我的球嗎？會不會在桌子下呢？）

盧至：（驚）不行，這裡也不成，只怕孩兒球沒找成反而得了錢去？（再找）喔！這裡好，這裡好。（指小櫃子）

（夫人：員外，這櫃子就幫大夥放些藥膏藥水，以備不時之需！）

盧至：（驚）不成不成，哪裡都不成。這一文錢藏不了身，府裡又無它藏處。唉，也罷，只是緊緊的拏在手裏，帶出門，好心安。

【盧至下，燈暗】

第二場

【燈亮，街上】

【盧至自左舞臺上。右舞臺有一口水井。】

盧至：〔取錢看介〕你看，可不是箇好錢嘛！天下有這樣人，錢財在手，不小心照顧，容得它掉落。若是我掉了這一文錢，夢裏也睡不去。〔又看錢笑介〕不是你不小心，還是我有造化！自古道一錢爲本，把這文錢放去，明年是兩箇，後年就是四箇了，待我耐心守去。（摸肚子）哎呀，方才急著出門，卻忘了用過午膳，打回府，只怕這一文錢落入他人手中，如今卻也餓得慌了，怎麼好？（拿起錢，無奈地看著）

（唱）莫不是拿這箇來遣卻餓神？錢阿錢，不是我浪用你，想是你不該纏我身！

恩…只是不知甚麼東西好買？（看四周的小販）

（唸）豆腐難生喫，青菜又多油。
蒲葍白人頭，亂性是黃韭。
包子攤，一箇錢是難享受，
烤羊肉，只叫我饞涎響飢喉…

【芝蔴小販自左舞臺上】

芝麻販：買芝麻嘞～來買芝麻嘞～

盧至：呀！（唱）芝麻恰好且是見多，一文錢轉來成珍饈。賣芝麻的快來！

芝麻販：是誰在叫喚俺？（看）呀！晦氣，怎麼倒撞上了這...臭盧員外，又沒躲處，只得過去見他。（見）原來是員外，員外要用幾百擔芝麻？

盧至：（背身）老小子！這一文錢，又是拾的，倒問我要幾百担，且哄他一哄：芝麻我家一年不用，也喫百十担，只是今日不要許多...

芝麻販：要幾擔？

盧至：再少些兒。

芝麻販：要幾斗？

盧至：再少些。

芝麻販：難道天大樣財主，買幾升兒幾合兒？

盧至：不是。我今日喫飽了，出來閒走。偶然撞見你，要作成你些生意，身邊又不曾帶得錢，只有一文在此，買些兒消閒。誰要許多？

芝麻販：一文錢！....這也憑員外，取出錢來。

〔盧至給小販錢，小販給芝麻〕

盧至：阿！這樣幾粒芝麻就要我一文錢？你定是想貪我財！

芝麻販：好笑！自來不曾見這樣財主。

（唱）俺灑種子、看芽發、盼開花，
這花謝生芝麻，
黑芝麻、白芝麻、顏色相混雜，
朝來趁日光、良莠粒粒察，
夜晚照火燭，黑白細分畫，
終年辛苦只為飽食一家。
好在人人口耳傳、個個盡相誇，

俺的芝麻價廉品質佳，不曾言有詐，
說什麼我有意將你耍，
殊不知是你家私銅斗般，氣量只有芝麻大。

哼！把俺的芝麻還來，俺不賣了！

（搶走盧至的芝麻，又將一文錢退給了他）（下）

盧至：啐！不賣就不賣，這麼大脾氣是衝了誰來著？你賣的芝麻十分了不得嗎？
又不是非要吃芝麻，我還可以吃，還可以吃...我要吃什麼好呢？肚子是越發越慌...

第三場

【盧至往右舞台前進，走到水井邊，燈光集中此處。左舞臺換破廟景—四乞丐上。】

盧至：（看水井）喏...前方可不是口水井嗎？我喝水，喝水總行了吧！（走近）
喝水好，喝水好，不必花我一毛錢，又能解飢餓之苦。（喝水）

盧至：（對著水井中的倒影）盧至阿，瞧你這模樣，真是個老爺相！（做照鏡子
樣，愈發得意，突然感到一陣悲哀）唉，當老爺，哪有我這般委屈的？

（唱）他人見我家產多、財富擁，
億萬數田地，百千計僕僮，
哪曉得、百道營求、千方儉省，
才將使、財帛如山，門庭人湧。
誰人見、終日眉皺，忍飢掙得家業豐，
錙銖捨命與人爭，只怕人算通時天不寵，
天下最難交得方孔兄，
有錢尚知春風樂，無錢生活似寒冬...

【左舞臺燈亮，破廟。】

眾：來！大家喫酒，喫酒！

東門乞丐：你們看，盧員外雖是日招財、夜進寶，卻不得穿、不得喫，全府上下
日凍餒。那裡有這等酒肉？那裡有我們快活？

西門乞丐：是阿，可是不如我們！喏，看俺吃得這肚子，不消北門哥哥將我掐成
個大豬頭，倒還真像頭豬了呢！

北門乞丐：哈哈，真像，像極了！

南門乞丐：（直瞪著東門乞丐看）可不是像極了嘛！只可惜不是個老爺…（靈光一閃）唉！東門哥哥，當不成員外，咱們也是能夠扮扮員外，威風威風！你看吶！（扮起老爺的樣子）小子們，幫老爺我沏壺茶來！

西門乞丐：哈哈！南門哥哥，你這是什麼怪腔怪調？我看那些老爺，頭可抬的高了，將手這麼收在腰後，腳是這樣張得寬寬的，這一步一步大搖大擺，好不神氣。（邊說邊學動作）

北門乞丐：喂～前面的別擋路，咱們西門老爺來了！

東門乞丐：哈哈！老爺哪裡是這般模樣？

眾：那老爺又該是什麼模樣？

【以下盧至與東門乞丐同步表演，且唱曲交錯對照。】

東門乞丐：（唱）當老爺、錦衣高帽、車馬送，
往返間、左右侍奉、好威風，

盧至：（唱）做老爺、華服貴馬、幾曾用？
終日裡、分毫算計、盼家豐。

東門乞丐：（唱）更有那、慈悲心、氣度寬宏，
錢財拿來與世人共，

盧至：（唱）說什麼錢財終將空，害我滿心恐，
哪怎捨得與人共！

東門乞丐：（唱）攜來妻兒老小、共飲漿瓊，
救苦弱、濟貧窮、不忍他人受飢凍，

盧至：（唱）背地裡、說我是吝嗇翁，
萬般心事、誰人懂…

東門乞丐：（唱）街坊間、人人稱救世英雄，
萬般地快活我最懂！，

盧至：（唱）萬般心事誰人懂？

東門乞丐：（唱）萬般快活我最懂！

眾：真是個好老爺啊！好老爺啊！

盧至：他們只管叫我臭盧員外！！（繼續喝水、看井）

東門乞丐：哈哈！（欲倒酒，卻沒酒了）哎呀，正愁渴了卻沒酒喝，兄弟們，我去井邊弄點水喝喝！

眾：恭送大老爺！

東門乞丐：咱們樂是樂，可這天底下哪有乞丐當老爺這等事。（朝著水井走去）

盧至：（對水井發愁發的出神）哎呀，這裡一個盧至，而裡邊怎麼會有兩個盧至？（抬頭一看）啐！原來是個臭乞丐！我是走了什麼霉運？有個乞丐倒像起我來！

東門乞丐：（背）呀...這...不是臭盧員外嗎？

盧至：走開走開，沒半點兒錢賞你！

東門乞丐：不求賞錢，只是來找點水喝。（打水、喝水）賞錢？你又能賞我幾個錢？我看還比不上趁阿蘭盆會討來的錢多，這一日少說也可討個幾十文錢，一連三天下來，可不有百文錢了嘛！

盧至：百文錢！你這話還是真？還是假？

東門乞丐：憑我東門乞丐頭兒，這些話怎麼會是假？

盧至：（高興地念著）百文錢！百文錢！（隨意看到手中的一文錢，看看乞丐，又看看自己，忽然靈機一動）阿，有了！（轉向乞丐）乞丐兄弟、乞丐兄弟！咱們來打個商量...

東門乞丐：（只顧喝水，不想理他）

盧至：跟你做個買賣，我用這一文錢，跟你買個乞丐身份來做做！

東門乞丐：（被盧至的話嚇到噎到）什麼，你要買我的身分！不成不成，這麼一來，我該做啥去？

盧至：老爺啊！我用一文錢買你的身分，而你不用花半毛錢就能換個老爺來做做！！

東門乞丐：當老爺？當老爺！...（懷疑地問）天底下哪有這等好事？莫不是拿我乞丐尋開心？

盧至：當然不是！咱們以三天為期，三天一到我們再換回來！（背）用一文錢換百文錢，可不是樁好生意嘛！

東門乞丐：（背）這臭盧員外是在打什麼主意？放著老爺不做，倒想做個乞丐啊！也罷！當老爺，做老爺！這下乞丐是真的變老爺哩！

盧至：那咱們就這麼定了！

東門乞丐：這也憑你！

【兩人一起下，燈暗】

第四場

【燈亮，盧府，夫人上】

盧夫人：（唱）想當年、生活擔、重千金，
卻憑著這一個情，
禁住起百折千磨止不下的拼，
爭得這一粥一飯一瓢飲，
這的是萬般苦辛、腹中吞，
卻也是夫妻同心，
到如今、富貴入門，兩相對、冷冷清清。

唉，員外與奴家萬般辛苦才得今日之富，自然是明白這錢財來之不易，可富比王侯又如何？奴家與孩兒披麻度日，就是他自己身上，也何嘗得個飽暖？我寧可做對貧賤夫妻，百事雖哀，倒也不必成日算計；夫妻之間，又如何算計？…適才被說了幾句話兒，竟跑了出去，午膳時間已過也不見回來…

【幕後傳來盧子的哭喊聲】

（盧子：爹爹回來了嗎？我好餓阿！好餓阿！）

盧夫人：（唱）身後傳來了孩兒啼哭音，
這一聲聲，
聽得我、好心疼、疼入心。

盧夫人：總不能讓全府上下捱餓，待我將萬安喚來。萬安～萬安～

【萬安上】

萬安：夫人。

盧夫人：吩咐下去，不等老爺了，咱們先行用膳吧！

萬安：這...要是破壞了規矩，老爺他可是會...

盧夫人：（示意他別繼續說下去）老爺有責難，夫人我自會負責！

萬安：是，夫人。（往內喊道：夫人請大家先行用膳！）夫人，您也該去用膳了，小心別壞了身子。

盧夫人：你先去吧，我隨後就來。

【萬安欲下，卻撞著了假盧至】

萬安：哎呀！員...員...外，您回來了阿？（恐慌）

東門乞丐：（背）員外？對，我是員外。（擺起員外樣）咳咳，方才是不是有人招呼用膳阿？

萬安：是...是...奴才招呼的！沒等員外先用膳，是小的不是，請老爺原諒！（跪）

盧夫人：老爺此事與萬安無關。是奴家自行決定讓大家先行用膳。

東門乞丐：哦？

盧夫人：從前貧窮生活，奴家是苦，今日富貴，更勝昔日苦。奴家一人苦倒苦慣了，可怎忍心叫全府上上下下跟著受罪呢？如果老爺要罰，就罰奴家一人，（跪）就算是要奴家死，奴家也不會吭一聲。

東門乞丐：哎呀！夫人請起！

盧夫人：（唱）儘管你使心狠，卻只是不捨這夫妻恩。

東門乞丐：（背）這盧府上下果真是如此淒慘！今日老爺換我乞丐當，豈不是有個機會讓我表現表現？（對夫人）夫人，你說這是那兒話？快起來，快起來。萬安，你也起來。

東門乞丐：（見兩人不起，生氣）我讓你們起來呀！

夫人、萬安：（起身）

東門乞丐：我何時說要懲罰你們了？

萬安：可是，是您親自說要是不照府裡規定來，就要受罰的！

東門乞丐：那是從前說的話，從現在起就不算了！

萬安：夫人，你看，老爺好像跟平日不太一樣吶！

夫人：老爺？（環繞著看過他）是老爺沒錯呀...

萬安：老爺是不是在外邊遇上什麼事了？

東門乞丐：遇上什麼事？...什麼事？...啊！可不是遇上件奇事嗎？

（唱）我在東門街底水井裡，
喝口水、見兩個影，
兩個影、模樣齊，
嚇得我、寸步難移！

萬安、夫人：有這等事！

東門乞丐：（唱）恰逢一聖僧化解心中懼，

說是有箇慳鬼在我身上居，
才知曉這般對錢財癡迷，都是那惡鬼逼！

盧夫人：那一箇慳鬼呢？

東門乞丐：(唱) 只見那聖僧好神力，
拿三昧水、取楊柳枝，
往我頭頂滴三滴，
那鬼現真形，哭哭啼啼，求離去！

盧夫人：這樣才好！這樣才好！

東門乞丐：(拉起夫人的手) 夫人！如今慳鬼已去，我似夢初醒，才想以前做的事，都是痴迷！沒來由教你們受苦半世，慚愧阿慚愧。

盧夫人：向來受苦，還不止奴家娘兒幾個，就是僮奴輩，誰不如此？貧寒人家還望老爺相濟酬呢。

東門乞丐：說的是。既然如此我想與夫人商議把家私盡行分袂，餘下來與你大家受用如何？

盧夫人：員外這話才是。果然虧了聖僧！

東門乞丐：萬安，我想人生世間，還須快活受用。你與我把這些金銀發起來，凡城內城外，不拘遠近，但有貧窮者，不論有識無識，若來求助，儘意施捨。要田的田，要房子的房子，決不吝惜！

萬安：夫人，員外此言，是真是假？他平生不捨得一文錢，怎麼到肯把家財施捨起來？莫不是耍？

盧夫人：員外向來被慳鬼纏住在身，是以不肯快活，而如今慳鬼已去，現在的老爺，才真的是老爺呢！

萬安：是阿！你看奴才可不糊塗嗎？這才是真老爺，真老爺阿！（對東門乞丐）員外，這等美意，只恐遠近未知，可要出個告示？

東門乞丐：不須告示。只到街坊上傳遞一傳遞，三日之內，速速來取！

萬安：(應聲) 盧員外有令：凡城內城外，不拘遠近，但有貧窮者，不論有識無識，若來求助，儘意施捨。要田地與田地，要房子與房子，決不吝惜！三日之內，速速來取！

(眾：多謝員外！)

盧夫人：員外，你今日散了東西，後日可不後悔？

東門乞丐：後悔什麼？(唱) 這錢財乃身外物，
哪比得你們受的苦，
只願我倆、從今起、同心同步，
助人們齊享福。

盧夫人、東門乞丐：(合唱) 夫妻同心同步，助人們齊享福。

【燈暗】

第五場

【燈亮，破廟，盧至及西北南門乞丐上】

西門乞丐：來來來，看看看，咱們齊來把錢算，兄弟今日得幾錢？

北門乞丐：一個錢、二個錢.....，北門乞丐有三十錢！

西門乞丐：南門兄弟得幾錢？

南門乞丐：一個錢、二個錢，我有三十又五個錢！

盧至：大夥兒討的可真多阿！

眾：東門頭兒得幾個錢？

盧至：我阿？.....

南門乞丐：我來幫你看看(拿走他的碗)一個、兩個...，怎麼，才十文錢？

眾：才十文錢？哈哈！

南門乞丐：往年都是大哥你討得最多，今年可換我了！

盧至：你們哪裡知道，我只是氣運不好，尋了個不討好的地方，等會兒阿，我肯定能討更多錢！

眾：不愧是東門頭兒，好骨氣、好骨氣！

盧至：兄弟們，咱們怎麼可以愣在這兒，這錢財可是不會等人的！走，咱們發財去！

眾：發財去！發財去！（三乞丐下）

盧至：說是要發財，東門這裡倒不見幾個人影。這也奇怪，今年的阿蘭盆會跟往常怎麼不大一樣？

【芝麻小販上】

芝麻販：買芝麻呦～來買芝麻呦～

盧至：呀！晦氣，怎麼倒撞上了那個賣芝麻的！又沒躲處（緊張，隨即冷靜），等等，我怕他幹麻，我現在可是個乞丐吶，想他定認不出來，倒不如趁著這個機會好好蒙他幾錢！

芝麻販：唉呦～這把老骨頭阿，想俺年輕時，再走幾十哩路都沒問題，可如今...唉呦，我這腿呀，（看）那兒有個破廟，不如就先在裡邊歇歇。（入廟休息）

盧至：這位大爺，您行行好，賞點錢吧！

芝麻販：喔！原來是乞丐兄弟阿，俺只做點小生意，沒賺什麼錢，不過俺知道，咱們同是苦命人，吶，這五文錢就是俺今日掙來的一半，都給你了，拿去吃點東西吧！時候也不早了，俺趕緊上街叫賣去，再會了，小兄弟。（下）

盧至：就這麼點兒，什麼時候才能有百文錢？我看他芝麻是一袋一袋的賣，錢是一把一把的收，怎麼才給五文錢，真是小氣。其他人也一樣，這錢可拿的緊了！（打哈欠）想是昨晚初次在外過夜，睡的不安穩，且讓我打個盹

兒，養足精神再繼續賺錢去！（躺下）

【燈光轉微暗，人群漸湧上，盧志睡夢中，景換盧府門口】

盧至：什麼聲音那麼吵？（起身）是一班推車的人，讓過他。

眾甲、乙：（推二車）走走走！快推了回去再來。〔走一遭下〕

盧至：原來前一車是米，後一車是銀子。這班人那裏來的許多銀米，莫不是賊？

眾丙、丁：〔又推二車〕走走走！好箇盧員外！好箇盧員外！願他代代爲官。

盧至：又是兩乘車子。前方圍了這麼多人，好像在發放些什麼？不免上前問去！
（擠上前）大嬸，你們在做啥阿？

眾戊：你還不知呀，這盧員外大開府庫，廣濟貧窮，已二日了。你若要求濟快走
去，就有哩！

盧至：什麼！我啥時開倉濟貧了？

眾戊：你倒好笑。這是盧員外布施我們的。你是什麼人吶？（轉身上前）

盧至：我...這...不是...（生欲再問，被推開跌倒，夢醒）是夢？不對，這心兒
可慌的緊，我看是趕緊回府探個仔細。（繞個場）

第六場

【接上一場，東門乞丐、盧夫人、萬安上】

【盧府外】

盧至：（唱）疾步行，難忍心著急、心著急，
只見絡繹車兒流似水，盡說盧家施錢米，
轉懷疑、莫非那小乞丐、藏奸計，
已到門首，人是許多，莫非夢境是真？
（唱）早難道不虞異變生衽席？
教人心生氣，教人心生氣

【盧府內】

東門乞丐：（在門口瞥見盧至又回頭）哎呀，夫人，我感覺那慳鬼又來了！

盧夫人：（驚）怎麼又來了？咱們受得他好苦，他來了，這可怎麼好？

東門乞丐：那個道長有說，若慳鬼又來，你們闔家人同去打罵他，趕他出去！使他永不敢上門便了。

盧夫人：一定要打他。

東門乞丐：你與我好備木棍，到門前去看。若真的來了，切不可容他進門！須要痛打他出去。

盧夫人：這個自然。（往內喊）萬安！帶些人取木棍來，慳鬼又來了。

萬安及三名僕人：慳鬼在那裏？

盧夫人：員外說在門外來了，長的跟員外同個模樣，你眾人快快出去，若真來時，著實痛打，決不可容他進門。若進了門，我們又是凍餒的。

【盧府外】

盧至：喂～別拿我的錢阿！別拿我的米阿！這些東西是我辛辛苦苦掙來的呀！萬安，你們來的正好，趕快幫我趕走這些人！

萬安：就是他，打死這個慳鬼！

盧至：唉呀！你們這些奴才怎敢打員外我呢？

萬安：啐啐啐！不信我是慳鬼的奴才！

盧夫人：（衝出來打盧至）你這個惡鬼，別在這裡纏著我們！

盧至：你是我的妻室，怎敢打我！

盧夫人：啐啐啐！不信我是慳鬼的妻室。（繼續打）

盧至：唉呦～疼死我了！（大喊）東門乞丐，你趕快出來解釋解釋！

盧夫人：誰是乞丐了？

盧至：現在裡邊的那個老爺是個乞丐，而我才是真正的盧至，盧員外！我們交換了身分！

盧夫人：豈有此理，我家老爺才不會做這等荒唐事！交換身分？是不是還得把妻兒老小送人去！你這隻臭鬼、惡鬼，看我打死你！

盧至：東門乞丐，你再不出來，我就快被打死了！

東門乞丐：這裡哪有什麼乞丐！你這隻慳鬼，員外我本著菩薩心，不與你計較，你速速離開，回到你該去的地方吧！

盧至：什麼慳鬼？我是人，活生生的人！我也是盧至，貨真價實的盧至！

東門乞丐：我才是真正的盧至！

盧至：你說，你哪裡是盧至？

東門乞丐：(唱) 做老爺需有老爺樣，
何人將福共享？
何人將錢來藏？
自有天地來評量。
你呢？又憑啥說你是盧至了？

盧至：我...我...

東門乞丐：不如你問問大家，誰才是盧至，盧員外？

眾：你才是盧員外，真正的盧員外！

盧至：我...我...

(唱) 此情景叫我是情何堪？
刹時間啞口又無言，
假盧至人稱賢，
真盧至人人嫌，
莫不是、人心偏；還又是，我貪顛？

這真假怎分辨、怎分辨？

【芝麻小販上】

芝麻販：買芝麻～來買芝麻呦～俺聽說，這臭盧員外轉性了，拿了許多錢財米糧施予我們這些苦命人，俺一聽到消息，連忙趕來，無非也是想求濟些恩惠。...莫非是俺上次罵了他，他這腦子開竅了，嘻，俺真是替大家做了件功德阿！

盧至：呀！這不是那個賣芝麻的嗎？哈哈（唱）想這是蒼天感念，譴神仙下凡把謎掀。（對著東門乞丐等人）我這就證明我才是真正的盧至！賣芝麻的快來！

芝麻販：是誰在叫俺？喔！原來是乞丐小兄弟！

東門乞丐：聽到沒有，他喚你乞丐呢！

盧至：賣芝麻的，我不是乞丐，我是盧至，盧員外，你可記得昨日我跟你買過芝麻？

芝麻販：（近看）哎呀，果然是盧員外！

東門乞丐：不不不，我才是盧員外，昨日是我跟你買芝麻的！

盧至：我真買過，你還罵了我一頓呢！

東門乞丐：老人家，他是個慳鬼，我就是被他上了身才犯著你的！

芝麻販：（近看東門乞丐）唉呀，你也是盧員外！

（真假盧至不停說著自己才是真的盧員外）

芝麻販：（唱）一對白芝麻，好比你和他
同模同樣怎分割？
糊塗了老人家。
只曉的、好芝麻，氣味佳，
也知那、壞芝麻，一壞就壞它心眼兒呀，
心眼壞，氣味差，

俺呀俺、循著味、挑呀挑芝麻。

俺只會分辨芝麻，不會分辯人。既然東西沒得拿，俺要回去了！（轉身）

東門乞丐：萬安，拿些米糧錢財賞給這老人家唄！

眾：這便是真盧員外。好員外！好員外！

盧至：（阻止）這是我筋骨上掙來的家資，怎麼倒分與你？（對東門乞丐）你怎麼把我家私這等撒漫？

萬安：（跟盧至拉扯）你要是人，這等慳吝、豈不是臭名熏天！

盧至：我就是臭盧員外！你不認得，耳朵裏也須聞得。

眾：你的臭名千歲，他的香名萬里。

東門乞丐：眾位鄉親，府中備有一些餐食，大家一同享用去吧！

眾：員外真是好心腸，好員外！好員外！（簇擁著盧至進府）

【從東門乞丐身上滾出了一文錢】

盧至：喂～我才是真的員外阿！

萬安：走開，慳鬼！（推開盧至，跟前頭的人走去。）

盧至：你這個沒良心的奴才…哎呀，這是甚麼東西？這（愣了一下）…這一箇錢，這一箇一文錢阿！

（後台唱）一對白芝麻，好比你和他
同模同樣怎分割？
糊塗了眾人家。
只曉的、好芝麻，氣味佳，
也知那、壞芝麻，一壞就壞它心眼兒呀，
心眼壞，氣味差，
咱呀咱、循著味、挑呀挑芝麻。

【燈暗】

【完】